

山寨式維權 消費者當災

莞深的士衝突互斷財路

多名東莞「的士佬」載客近日入深圳遭千元重罰，因正規的利益博弈途徑走不通，數百名東莞「的哥」採取赤膊上陣的山寨式維權行動，接連幾次在莞深交界處堵截深圳的士。記者獲悉，目前從東莞入深圳的士因害怕被罰已大幅減少，部分鋌而走險的的士司機載客入深圳更開出近千元天價，市民大嘆成爲是次風暴的待「宰」羔羊。【本報記者黃仰鵬東莞四日電】



深圳高密度排查外地的士進入本地營運，東莞入深的士因怕被罰大幅減少，消費者成待「宰」羔羊（黃仰鵬攝）

深圳近日出臺新規定，限制外地的士進入該市關內外所有區域。在深圳龍崗、寶安等地路段，均可見到「外地出租車進出深圳市區域行駛路線示意圖」的大幅告示牌。然而，該示意圖標註的外地出租車配載落客點，大都位於深圳市入口處。多名東莞的士司機因不知新規定而誤闖禁區，致使車子被扣以及重罰兩千元。受罰司機打道回府後，將消息散播東莞全市上下，惹惱了被斷財路的東莞本地「的士佬」，來自鳳崗、塘廈鎮等毗鄰深圳的數百輛東莞出租車近日接連幾次，在莞深交界處堵截「深的」。

深莞「的士佬」積怨已久

「既然他們不允許我們載客過去，那我們也不會讓他們的出租車過來。」記者今天在與深圳龍崗僅一路之隔的東莞鳳崗鎮官井頭村看到，東莞的士堵截行動並未繼續，司機們已經各忙各的去了，幾乎沒有入莞的深圳的士。一名等客的司機老王告訴記者，此前不久的兩次堵車行動他都有參與，共堵截了近百輛車，當中有三輛載客沒打表，另外幾輛則是東莞警方爲平息事態而暫扣，後全部放走。他表示，召集「的士佬」參與堵截行動，是爲了造聲勢以讓深圳有關部門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目前已經很少有深圳的士敢進來了。

「來一次，我們堵一次。」湖南籍司機老李氣憤地說，此前莞深兩地可以互相送客，基本上相安無事。現在都不敢過去了，怕被扣車罰款。據了解，當地出租車司機，平時生意主要是送客到深圳等周邊城市。

深莞的士不敢「撈過界」

有市民反映，深莞兩地的出租車積怨已久，以前就發生過多次衝突。此次深圳出臺新規定後，不少東莞「的士佬」哀歎「生意無法做」，也有司機猶如過街老鼠似的，偷偷摸摸地載客入深，但普遍開價較高，動輒兩三百塊，讓乘客大跌眼鏡。

「現在深圳查車很嚴，九百塊把你送到深圳關外。」當記者問到開往深圳的價錢時，一位等客的「的士佬」笑着說，新規定出後都不大敢載客入深圳，九百元只是跟你開玩笑的，我根本就不想跑深圳。據了解，面對高額的罰款，大多數東莞「的士佬」已表態暫不會載客入深圳。

「等了一小時，都沒等到價格合適的車，入莞的深圳的士也很少見了。」在官井頭莞深交界處，經常往返東莞和深圳的鍾先生很無奈地說，平常去深圳平湖20來塊就夠了，現在動輒要兩三百塊，升了十倍。因苦等不到價格合適的出租車，鍾先生最終選擇乘坐巴士入深。

「山寨保衛戰」兩敗俱傷

【本報記者黃仰鵬東莞四日電】自古就有山賊爲爭奪地盤、保衛山寨，而展開殺戮。時下，東莞出租車堵截深圳「的士」入莞，上演了一場現代版的「山寨保衛戰」。然而，正當雙方互相堵截入城的同時，一些非法營運的「套牌」、「假牌」野雞私家車卻笑着看戲，生意異常紅火。有專家表示，莞深兩地如同親兄弟，應實現互通互利。

「莞深兩地的士積怨已久，並不是一兩天的事情了。」東莞市區一名出租車透露，多年以來，一些非法營運私家車以及惠州、汕頭、汕尾等地的外地出租車載客進入深圳後，在龍崗、寶安等關外地區瘋狂搶客，引起當地出租車市場惡性競爭，致使深圳關外「綠的」生意大受創傷。此次深圳出臺新規定限制外來出租車進行自我保護，完全可以理解。然而，莞深兩地地緣相近，並不能跟處理汕頭、汕尾等地長途跋涉的外地出租車一樣。限東莞的士入深，受苦的最終是往返兩地的乘客。

限制外來的士入城，絕非只是發生在深圳。據出租車司

機透露，此前不久，東莞某些鎮區對外地的士在本地長期運營也有相關限制，出示的罰款額甚至是深圳的兩倍以上。其中，在東莞塘廈鎮交通部門明令指出，對於長期在東莞經營的異地出租車，處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罰款的行政處罰，而長期的定義則是被交警部門抓到兩次。有人士認爲，如此高額的處罰條款出臺，無疑是當地政府自我保護的一種舉措，假如交通部門真按照此項規定履行，相信不久深圳也將上演一場「山寨保衛戰」。

有專家認爲，地方政府出臺行政規定不應過於草率，僅僅是爲了消除管理上的難題，卻讓正規出租車付出代價，又讓市民出行成本驟升，實在不應該。而隨着在入深正規的「的士」因害怕被重罰而大幅減少的同時，不易被交警察覺的野雞私家車也將氾濫，到時市民出行安全隱患以及交通秩序混亂等系列問題，將成爲政府部門新的管理難題。目前莞深兩地應儘快協商建立起一個社會利益博弈的公正平台，替代目前出租車這種現代版的「山寨式」維權行動，以免造成社會衝突。

「追星縣長」的真容

本報記者 俞光 王寬應 李鵬



某報報道，自2006年到2008年，山西省定襄縣政府四次邀請明星，花費一千多萬元，其中除向本縣企業拉贊助三百多萬元，絕大部分由縣財政出資，該縣縣長賈玉文還在晚會上與某著名歌手同台高歌一曲《十五的月亮》。與此同時，該縣大量民生問題因爲財政困難而擱淺。

消息一出，不脛而走。短短三天，「追星縣長」賈玉文成了名人。而「縣長追星」成爲繼「黑磚窯」、「封口費」之後和山西掛上鈎的又一個網絡新詞。

在網上萬人評議「領導追星，百姓揪心」的同時，本報記者在定襄採訪了與賈玉文共事多年的同事及當地百姓。當地人對賈的評價是：性情耿直，有能力，愛張揚。他愛「追星」也確有其事。事實上，賈玉文的「追星範圍」不限於娛樂明星，也包括政經明星、學術明星，並經常有意無意地模仿明星的言行。不過，在他的「追星」行爲背後，有着「邀請明星助陣招商引資」的本意。

山西的經濟發展思路，長期以來受困於「黑、大、粗」的產品結構，一批地方官員習慣了「靠煤吃煤」的舊觀念，產業結構長期得不到提升。2006年，曾任職於經濟開放前沿的幼軍調入山西，帶來了沿海經濟發展的新思路，當年全省數千官員西裝革履集結香江招商，令各方眼前一亮，也打開了山西官員的眼界。定襄縣長賈玉文的「追星招商」，多少受了其影響。

賈玉文認爲，定襄鑄造業工藝粗糙，污染嚴重，已屬於夕陽產業。定襄經濟欲想騰飛，必須有長遠目光，大張旗鼓地招商引資，盤活當地經濟，再引導其更新換代。他是這樣堅信的，也是這樣做的。

在被網上熱炒之前，賈玉文已以其與群眾公開對話的獨特方法而出名。這種對話，連他自己都記不起有過多少次了。據稱，賈玉文常以一句話做開場白：「想到什麼就直說。不要怕難聽，我就是來聽大家罵娘的。」2005年4月，時任靜樂縣長的賈玉文在五家莊村和老百姓對話。其間村民自靜安提出，山區通訊條件落後，用手機必須爬上山頂才有信號。此事後來經媒體報道而傳到山西移動公司的高層耳中，隨後拍板投資3000萬元建設100個基站，徹底解決了當地群眾通訊不暢的難題。「縣長和咱對話對出了3000萬元」，一時成了百姓津津樂道的逸事。當地人告訴記者，直言「爲聽罵聲而來」的賈玉文，往往會在對話結束時聽到掌聲。

【本報太原四日電】



首屆中國新唐牛仔形象大使大賽總決賽三日在新塘鎮牛仔城廣場舉行。來自全國的四十八位選手角逐十個單項獎（中新社）

神州快訊

滬「走失」副區長回國

上月中旬赴法考察時「裸逃」的上海盧灣區忻偉明副區長目前已經回國，不過忻偉明抵滬後並未回區委大院上班，盧灣區內部人士未對於忻偉明「巴黎私奔論」予以回應，但表示忻偉明副區長滯留法國會獲得相關領導同意，「目前忻副區長正在繼續接受頸椎病治療」。

盧灣區內部人士今日對「區長走失」給出了明確答覆，即忻偉明在法國考察期間並未「走失」，其延期回滬的緣由在於治療他的頸椎病，現在忻副區長已安然回國，目前他正在繼續接受頸椎病治療，因此他不會立即回到工作崗位。

此外盧灣區有關部門表示，忻偉明身體不適，在國外治療頸椎病，他事先請假，延遲回滬獲得過領導同意。對於忻偉民

是否違紀、是否滯留不歸，對方表示「這個問題要問市裡。」不過，在忻偉明任職副區長的盧灣區政府主頁上仍然掛着他的照片和簡介，分管工作也未見變化。（本報記者）

荊州查毒蛋疑源自遼蘇

荊州市三日召開記者會通報「雙港雞蛋」事件的有關情況。荊州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張衛平表示，荊州雙港畜禽養殖加工有限公司供港雞蛋的蛋源已有初步線索，因調查組掌握的證據不充分，問題蛋源還在進一步查證之中。「雙港雞蛋」事件對荊州雞蛋行業造成的嚴重影響，荊州蛋企遭重創。荊州一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告訴記者，荊州本地雞蛋應該沒有問題，「荊州雙港」的問題蛋來自遼寧和江蘇。

張衛平稱，自「雙港雞蛋」發生後，對荊州雞蛋行業造成的嚴重影響。一是養殖農戶出現恐慌，擔心蛋品無法賣出，對荊州的禽類養殖業發展帶來直接影響。二是「雙港」自身發展受到重創，目前雙港公司庫存蛋品2.5萬箱、750萬枚，在途和到口蛋品積壓1萬餘箱、360萬枚，總價值約150

萬美元。同時，「雙港」新建項目也受到影響。三是「雙港」客戶訂單無法按時供貨，僅港、澳、新加坡就有1.9萬箱、720萬枚蛋品無法檢驗出關。（本報見習記者何光偉）

甘南新增800警力

甘肅省公安廳爲緩解甘南藏族自治州警力不足的現狀，將爲甘南州新增警力800人，並對包括甘南藏族自治州在內的甘肅全省86個縣、市、區公安局的一線民警將全部配備上單警裝備。

據介紹，在發生了拉薩「3·14」打砸搶燒事件和汶川大地震後，有關方面感覺到甘南藏族自治州警力不足，近日中央支付甘南州公安機關藏區維穩經費1.3億元。甘南藏族自治州新增的800名警力，其中500人是定向招考並將組織針對甘南情況的專業化學習，學成後直接派往甘南就職。另外300人是以公務員招考的形式全省公開招考。（本報記者傅勇濤）



走進恐怖襲擊後的新疆之一

探訪烏市晨光花園



烏魯木齊市晨光花園居民走出恐怖襲擊的陰影

（本報攝）

中午兩點，烏魯木齊晨光花園被初冬暖陽的陽光照耀着，院子裡的綠地半黃半綠，樹上仍然掛着綠色的葉子，一切都沉浸在安詳中。

在暖陽的陽光裡，賦閒在家的老人們在院子裡的健身器材上不緊不慢地作着鍛煉，也有老人在樓下的太陽底下嘩嘩地搓着麻將，消磨時光；也有老人推着嬰兒車或手牽着孫子在院子裡散步。在小區的門口，兩邊的商舖老闆熱動地招呼着顧客，招攬生意。由於正是午飯時間，門口的飯店老闆更是特別賣力地吆喝：「剛出鍋的抓飯啦」「來來來，剛出爐的饅。」

這個曾經被恐怖籠罩陰雲籠罩的小區的居民已走出恐怖陰影，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中。

近四個月前的7月8日，烏魯木齊警方就是在這裡搗毀了一個15人的「聖戰」分子據點，由於「聖戰」分子拒捕並用刀砍傷警察，警方當場開槍，擊斃5人，擊傷2人，並衝進屋內抓獲8人，其中，包括5名女性，10名男性，均爲維吾爾人。

「當時緊張壞了，沒事都呆在家裡，什麼事都放在白天出去辦完，晚上就鎖好門，不是

親戚就不開門。害怕他們（恐怖分子）還有同黨啊。直到奧運會結束，我們才放下懸着的心。」家住小區4號樓的退休在家的高建設先生告訴本報記者。

「聖戰」分子的據點就在高先生家正對面的3號樓1單元，當時在家的高先生親眼目睹了當日六點多發生的情景。

「我當時就站在我們家窗口，樓下的特警把整個樓都圍了起來，進行抓捕。透過聖戰分子租住的房屋的窗戶，還可以看到聖戰分子在房子裡慌亂地跑來跑去，用雜語瘋狂地大聲喊着什麼。然後就聽到房子裡傳來十來聲砰砰的槍聲。再後來，就見到警察把抓獲和擊斃的恐怖分子帶走了。」

高建設說，事發後，警方立即在小區部署了大量的警力保護居民安全，但是，小區居民仍然感到不安，恐怖陰影籠罩了整個小區。

「就是在大白天，小區裡有警察巡邏，大家知道沒有太大的安全問題了，但是，大家就是害怕，這件事在大家心裡留下了陰影。」

家住「聖戰」分子據點旁邊一個單元——2單元的劉女士告訴本報記者，事情發生後，小區居民紛紛給家人交代，除了親戚朋友，對

於陌生人敲門一概不應聲不開門。這一事件給小區的商戶造成了心理和經濟雙重損失。

「我們開門做生意，即擔驚受怕，又得面臨生意慘淡的煎熬。」小區門口的秦龍便利店老闆張波說。

張波告訴本報記者，事件發生後，小區裡不少租房子的都嚇跑了，還有些市內其他地方有房子的居民也暫時到別的房子去住，生意慘淡了很多。

不過，張波告訴本報記者：「大家都知道恐怖分子是針對奧運會的，而且，警方也加強了對恐怖分子的打擊，奧運會期間他們（恐怖分子）不是沒有掀起大浪嗎？這給了居民極大的安慰。所以，奧運會一過，大部分人就又回來了。一切都又恢復了正常。」

記者在「聖戰」分子的據點——3號樓1單元6樓看到，一層粉刷新的一層黃色塗料把當時槍戰的痕跡覆蓋；而在該單元和小區的其他居民樓裡，許多單元樓的樓門都敞開着，這一切都傳達出這裡的居民已走出恐怖陰影的濃烈信息。

【本報烏魯木齊四日電】